

928
7
5

荆川先生文集

五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荅徐存齋相公

得來書三復感歎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極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不豫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平生固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兄矣願以不計利鈍鞠躬盡



力之義苦心其間此同志之望也僕今年自種數畝
薄田始識稼穡滋味至於少日雄心不覺漸自灰冷
或記及往事則已忽忽如夢中今讀兄書亦如聞人
說夢中事今復饒舌奉吞亦如夢中又自說夢也幸
笑而置之漁石公豁達開朗一見而知其非今人遂
不覺開口論世事然亦甚自笑宿昔老婆心有未盡
拋却處也別兄後多病廢學惟有閉關謝客一事只
欲走還舊路此駕遂不可回亦自念不免負兄拳拳
相教之意奈何稽生所云性有所不可強也呂與升
大臨蔡顯道良佐程門之選也呂有玉溪文集或版

在陝中謝有上蔡文集或版在河南煩兄一為求之
即使今世無版兄求之多藏書家亦或可得能以相
寄為山中讀書之助亦大惠也

二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
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為 國家起百年
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誠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
丈之誠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少須臾焉
以觀盛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
一二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

大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淋昔人矣樗散闡茸百
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
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
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
不免于每速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
而卒不免于每冒不情之名乃知犬易發無咎無譽
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
仔細求之淋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
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
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

沒於國家雖為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
為然敵郡亦凜凜于鄰之震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
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為善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
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効非其罪有足
惜者草草及之諸惟台照

荅翁東厓總制

自己未歲奉別于京師十數年間吾執事設施磊落
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為天子建南平交夷之
績而又起而膺北伐猷猷之任是天子以方叔召
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君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

醜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益有非常之患而後求
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
也豈特一時掃蕩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計
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稱鼓則忘其身是闕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
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
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
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
功之難成也今聞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
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

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
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
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
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
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非
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
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率
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譏讒日夜以保功名富貴
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歿以
之之計是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罪以

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
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轟烈烈做
却一場可則進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
府之任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
沉謀鷲杆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
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
効期於群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
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爲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
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
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密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

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
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
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
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
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
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
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
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
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
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

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
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
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
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
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
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
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險阻識虜情得
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
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山澤鄙人經年臥病
百念灰盡承公舊愛不竟放言至此惶恐惶恐俟公

破虜功成當以向時雕蟲末伎作為鏡歌鼓吹曲以
繼采芑江漢之餘嚮以彰我明 天子任賢使能之
効公其許我乎

三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于塞垣鼓鼙之間而
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甚慰甚慰曩過恃知愛借有
陳述然以章句腐儒而敢與知金革之事以東南鄙
人而敢與知西北之備此如支離疏攘臂于壯士之
間竊可自笑而吾丈乃不以爲迂曲賜教荅推是心
也則安有不能集衆思廣忠益而屈群策者乎伏惟

吾丈之氣既足以鞭撻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盡望于廟堂但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跣跣不羈之才而樸樸謹細多不可與度外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至于活變宛轉則是失却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營平建屯田之策璽書切責者再三彼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况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

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待可勝之虜如晁生所謂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癰疽今復有宗室構虜之變即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募下効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如何以吾丈斡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誘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一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機括所在吾丈籌之熟矣山野鄙人每以爲韃靼不足慮而國

家可慮者乃在于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荅曾石塘總制

使節蒞東土兩辱惠書至山中深感道誼之愛山人
于世故無所知然竊觀近事內則關中之變外則夷
狄之患推之天下事其可隱憂者多矣側聞去年虜
騎入上黨齊魯之民奔走逃匿賴吾兄百方鎮定始
安堵如故吾兄弭亂之略始試于遼左而綏輯之效
再見于山東者若此使繼此而進以秉鈞持軸則夫
不動聲色而坐銷天下之隱憂就使或及可憂而能
圖善其後以不至於甚壞者非兄輩之望而誰望乎

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後世道
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智慧之所及
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于一身功名之計而
不本于忠誠愛國不能自己之情是以雖其所立甚
偉而與三代以上作用夙隔絕矣兄之有志于道也
久矣願益求之性情之間以培乎其根時觀古聖賢
之所以本乎身而措之事業者以自鏡焉盛德大業
豈遠乎哉素辱知愛敢以是致愛助之意弟自還山
以來懶病相成惟幸此心不敢自昧而新得殊未之
能也有便更望時教替之

不奉光儀八年於茲朔雲邊月時為馳望自來總帥
往往以戰事委之麾下而自以擁兵閉城坐談為得
計是以動多敗衄獨吾丈環甲仗鉞身自督戰出入
塞垣戎馬間蹠血斬馘使黠虜名酋百年來至是始
識大帥風采而介冑之士於是亦不敢謂文儒怯於
冒矢石遠道聞之猶能使懦夫抵掌生氣而况在指
麾之間乎旌旗鼓角改聽易觀固可知也射手胡宣
回承惠手書及疏稿邊圖披圖誦書疏則朔方形勢
既歷歷在目而雄略勝算又得竊聞一二極以為慰

承諭河套之役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
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為復套之議士
大夫多以為時勢之非便蓋不惟醜虜未遁之前為
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不能無慮於此雖然至金
城而上方略營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畫兵形陳湯
固有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內料
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虜人部落之離
合敵勢之瑕堅不徒為犁庭掃穴一時快意之功而
必為以全取勝百年善後之計使戎馬既不敢渡河
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既弭近患又無遠憂則

社稷之福也適臥病草草伏惟垂亮

三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拚懺精明之狀如獲目觀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掎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為鬪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

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掎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為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浹矣則得敵情為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為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祇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

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爲難而虜人旣避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於二千里空虚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虚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僊敝騷動之爲難故不難於攻而難於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於敵人而足虞於內境者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

敢竊陳迂闊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於茲矣我之兵形旣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籍草於敵虜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於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於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并聚於套

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
兵分爲五六路彼於地利旣熟知其何路爲險而於
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
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
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
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避我
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
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
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
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

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措
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於意料之外者殊不
止此蓋寧可過爲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
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於建議之初凡今
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
矣第迂儒旣不足以知兵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
嘗一見虜情離合虜勢虛實而鑿空言之宜甚可笑
然以吾丈屈群策而立大功雖塞垣老卒竈下廝養
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於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
其迂濶耳平涼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兵事自許吾

丈亦曾一盡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
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
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
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
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
矣

寄趙浚谷

別兄十餘年何能一時忘兄近舍親萬禮部寄兄書
知兄慷慨許國之志自顧榆枋之棲不能為南溟
之翼少助一毛風力耳一笑一笑聞兄僉憲山東以

操練民兵為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方以備一
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不待贅也古云視卒如
愛子可與同死生此輩須寬處銀糧豐其犒給或別
異其軍中之豪傑機警者而優待之不然則不能結
其心不能結其心則威不可必行而緩急亦不可得
力但不知供軍之需可能勾得吾兄使用否雖然世
間可虞者不獨在夷狄而世間急務不獨在兵事而
已然此非兄職守之所及而亦非山人之所敢知也
但耿耿之憂則彼此同之耳弟三年為木賢所苦今
偶潰膿幾至殞生然向來所苦亦漸減盡顛趾出否

猶爲幸也承兄分俸之惠遠及家君多謝多謝弟以
家君老年不能遠出不然則當訪兄於山東且得一
觀軍容矣老嫂亦棄世可歎可歎趙道長過此尚在
伏枕草草不盡念菴兄家居後甚有進益此兄自是
腳踏實地一毫不肯放過的人眼前人物少見其比
者弟亦稍稍尋得一安身立命處山林終老當不盡
虛却此生耳趙道長相知最深兄欲知我別後蹤跡
問之此兄如面對也
適作此書欲寄而莫提學所寄兄書適至乃知養兵
之財甚不足緩急何以使人奈何

二

舍姪歸道兄起居即如見兄一番殊慰殊慰兄履危
而獲安處疑而獲信益天爲社稷也僕多病早衰年
乘五十齒牙半已搖落每誦陶潛世短意恒多斯人
樂父生之語輒爲一笑四十歲時此心已成灰冷及
虜騎入京師激于臣子大義不覺熱中一番數年來
此心又漸銷歇蓋不待世人棄我亦自知分量之所
定矣康濟事業有兄等在僕之不能從兄游者其亦
數也兄爲張德遠有餘力異日僕亦可以無媿蘇雲
卿也乎前年病幾危時耿耿此心獨以不得見兄與

念菴爲憾去年必欲到江西乃了會念菴心事獨未
得見兄耳見兄之心無時忘之此非特朋游之私自
以此身雖不與世事亦欲對兄一寫江湖之憂且欲
劇談草野迂踈之見或可爲兄濟時少助而已但僕
旣爲老親羈絆而念菴出門亦頗滯滯若今歲不果
訪兄則須待三年五十歲之外作一游方道人見兄
耳舍姪言兄氣象和平藹然可掬知兄進德非復昔
時露英氣矣僕嘗迂論古稱伊呂伊尹將則將相則
相渾然無跡可言至若老呂以鷹揚稱以發揚蹈勵
稱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老呂不及老伊處也何如

何如僕近來叅同一路儘有入門俟兄功成身退時
相聚溪山中一談未晚也舍姪曾傳兄兩竅踵息之
說僕亦已知之此非面論不能悉

與河南李中丞石壘

濠上一晤竊自附于海內相知之後自淮陰奉別忽
忽十年餘非惟踪跡曠不復接而音問亦遂踈濶每
一念之令人耿耿即今時事多艱太原歲歲被虜鳴
鏞及于上黨太行以外則撫相懷衛盡當其衝即使
虜騎必不能越太行而兵糧策應掎角相援河南是
第一步吾兄以素望起而任磁鎮之計若太原再警

勢湏鼓行而前不得閉境自守而已也蓄方固境急鄰輯民靖虜諸凡勝算必有在矣不識山人亦可與聞其一二乎僕也樗散本非適用之器且多病早衰自屏居以來齒髮漸變非惟不敢復有當世之志至于詩詞末藝吾兄向以爲可教者亦經年不復能措一字真成一支離人矣每獸行樹下誦康節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之語不覺自笑也因梁丞還家之便草率奉起居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逸足混之皂纒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

神溢出夔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難之嘆而時物色之學士大夫間類多樸樛拘謏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跡跽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爲大變而用兵數年人才大略見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出夔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

荆川文集卷八
為屏廢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深愧僕少不自知駑鈍亦不知世間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為國為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逮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褊疎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事輒塞耳却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

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慷慨惟怩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握槊聊為歡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鬃鬣蹀躞騰驤汗血自顧雖足躡而不禁心癢亦蹴蹄鼓噉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頽然如故向來激發昏昏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為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磔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

於世哉執事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蓋駿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爲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樞頹然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輶駭駟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又已爲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即老死行將見執事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耀當世僕且嘖嘖心口相語以爲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

勒節其和鑿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徒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與夫雖無德無力而畜德畜力之方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爲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爲過都歷塊之小助也令姪廷言足稱名駒何萬氏之多才也居喪言不文禮也念執事相知故縷覩言之愧悚愧悚

承欲為鄙人脩葺先墓且感且愧有深不自安者不敢不經情達于左右也先墓之葬久矣苟有崩齧圯毀在所必葺子孫非有貧乏不能自存也乃不能自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為忘本而不孝甚矣子孫非甚貧乏而不為先人葺墓則是先墓可不必葺也可不必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為瀆尊而妄費亦甚矣夫葬者藏也期于人之不見而已上古不封不樹非以為薄也其用意深且遠矣中古封之樹之已寢失此意矣今先人之墓問其封則既穹如矣問其樹則既拱如矣若欲過為之制繚以石垣崇以巨屋

儼然象生人之居明于始終之義者猶以為踰禮示侈而莫之為也漢劉更生氏言之詳矣彼特為王侯言之也况匹夫乎然則子孫自為之猶病其踰禮而示侈乃以重煩上官其謂之何且公之勞苦兵間傾公庫竭私財以激賞戰士常苦不給蓋一壺醪足以廣恩則一敝袴足以為惜也今為先人葺墓其費豈特一壺醪一敝袴哉乃至使公輟賞戰士之財為故人葺私墓在公謂之過厚可也鄙人乃以先人私墓之故至饕餮公之所以賞戰士之財其又謂之何然則有費于公而有益于僕猶不可為也今有費于公

而顧以彰僕不孝妄費示侈之三罪亦安用之然而公之為此則有說矣不過以鄙人辱交于公之故必欲捐金以厚之然畀之以金則鄙人素不敢受惟以葺先墓為說則鄙人義不可辭而已此公之用意至厚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人未必感或與人以一飯而人終身德之此知心與不知心之說也僕之與公竊敢附于心相知也久矣豈待于外物為厚薄者哉向已託龍溪懇切轉辭尚恐公之不信我也故復喋喋萬望即賜停罷庶使僕異日尚可以奉教耳不然是公非以厚之乃絕之也

徑情干瀆不勝悚反

與尚仰山巡按

某山澤鄙人雖未獲奉教於左右然於明公清德雅望未嘗不心知敬慕至於明公所以拳拳相愛之情亦未嘗不心知感激也兩辱手教更荷不遺某迂疎非濟用之才褊狹非適時之器向來從仕數遭廢黜罪皆自取况今緣經纒終哀魂未返兼之年過五十老醜盡見寒灰槁木又甘不齒於人羣束帶整冠豈宜再塵於仕路辱公高誼檄下郡縣過為推轂且感且愧向領部檄亦知鄙人衰病程期頗寬俟來年看

病體何如當議行止耳若使赴官敝鄉去南都三舍而近道途之費不過數錢之銀則不敢煩驛人矣况敢借此養明公重賜益增愧感謹此謝辭固知有道君子必能心亮也面奉有日不盡欲言

二

處漆園材與不材之間久甘散地辱古靈薦而又薦之草多愧虛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顧迂朽亦安能為役過承推轂不敢俟車謹予望後赴職尚圖面請不既

與趙尋齋巡撫

古之義士有一言相信而千金不辭者矣公古人也亦以古人待僕者也百金之賜辭之豈足為廉而受之豈足為濫所以屢承命而不敢當者豈其與古異義哉鄙人固陋自中進士三十年不曾敢受常州府庫一分銀子今老且待盡矣不欲又破此戒此心事也故敢直言于公不然公未必不以僕為自疎也僕與公以心相信久矣不在今日也又不在此物之受與辭也若公欲致相愛之意則一紵一絹遠以相寄僕當裁以為衣常如見公可也冒瀆悚及悚及亦知公之必能見亮也餘情容前途更具

荅金前淙郡守

竊惟交際之間有于義雖無不可而于心有不安然心之所安不安即義之所不可也昨之賜與受于義宜無不可者然而心之所不安則亦不敢不達于左右也春間承明公過厚賜以鹿猪羊三首于時謂偶一見賜不爲常格遂不敢固辭今復蒙賜如前僕既遠出不能面拜辭於使者老父之心亦甚不安于此而不可以代僕爲辭是以又復如春祭之受之也夫昨者昔人所謂飲福受昨者也明公神人之主也明公之盡力于神人者至矣牲體貴首牲貴鹿

壇廟之祭奉牲首以獻于祭主是神之所福也祭主熟而饗之以妥嘉福神人之心安焉顧僕何人乃僭食此非惟人病其饕餮而神亦且譴之自往時得與科第郡邑諸公以常例賜昨僕每赧然對之以爲身非陪祭何功何德可消受此然常例賜昨者不過三數觔猪羊肉耳僕之心猶不安焉然而不敢辭者以爲與衆同之而于義又無甚不可不欲苟違衆以甚矯激之議也賜同于衆者旣不可辭矣賜異于衆者復偃然而受之此何說乎以此特布鄙懷于左右此後復以常例見賜所謂三數觔猪羊肉者則必不敢

辭當每歲兩饜飽焉以至沒齒其深戴諸公之惠若
常例之外更加毫末必不敢當異安此心而謝神遣
云耳

二

世有兩說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僕兩
不然上無清修之行而下不敢為無厭之徒是以曩
時有田僅百畝口中未常言貧今則每對人輒曰家
有薄田數且盈千田舍翁得此深過望矣至見之於
詩曰薄田可飽敢稱貧今刻之小集人人見之可考
也一笑一笑乃承明府憐僕之貧為之捐俸于齋憑

之人夫齋憑之人宜與之多寡僕自有說非敢吝財
若使有千畝之田而不能捐數兩之銀以償一齋憑
之人至以累明府則其人平生之慳吝饕餮無行大
率可知矣謹此如數奉償千萬見亮明府固知不肯
獨為君子也

與曹子泰評事

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華無避之說聞之令
人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為躁妄若有此
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托之于泰也僕固
陋之人所以自立于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

婺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
恥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
成命而咨超前却不肯即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
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
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即持
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
爲維持風教保全人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
名檢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况僕素以頗識廉恥受
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
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

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
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却去喪
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
也見在金革不以喪廢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
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
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于此
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
後 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但在套中
則必不可也必不能也

與嚴介谿相公

某不肖嘗辱與進焉而承一言之教於左右又矣邇來不奉台光者且廿年矣然而不敢通一書於門下者非敢自疎也誠自度其最迂濶樗散無用不足以煩材館之記存也某誠自知其無用而相公誤以為可用曲為推轂拳拳引而致之於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公之心恐一官之不任乎其職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為官而擇士固且為天下國家而用其人也某亦非敢私為謝以瀆相公也相公為天下國家而用乎其人其人宜為天下國家謝相公也為天下國家謝相公則莫如以身謝之以身謝之

則莫如致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用以上稱相公以人事 主之素心而明相公得士之効于當世則庶乎可以為謝而已其如某最迂濶樗散徒有蹈矩踐墨之小節本無經時理物之長才自知寔不堪為當世之用以累相公知人之哲而或以少損得士之効此某之所甚媿而甚懼也雖然以某之最迂濶無用而相公猶且拳拳引而致之則人將曰相公之急於求士而不責以備若此相公之恐失一士焉而包荒不遺乎遐若此相公之舉用無書抵政府之士動如古人若此則是相公疇昔得士之効不因某一人之

迂濶無用而少有所損而相公急於求士之心乃更因某一人之迂濶無用而益以章矣此某之所以稍自解其媿且懼竊敢以不肖之身而仰承相公之高誼也頃奉 新命待罪南曹古云召不俟駕禮也況聖恩用之罪隸之餘豈敢次且以速大廢但以鳥獸踰躅之慕甫及禳除狗馬疾疾之憂未離牀席形魂拮盡不齒人羣此亦相公之所憫念也恐稽 朝廷授官之成命且負廟堂推轂之盛舉謹布鄙懷伏惟俯賜教之

二

順之此行荷 國寵靈并承門下指教深懼不能稱任使乃跋履塞垣夙夜戎馬間才有不及而力不敢不盡也薊鎮主兵積敝久矣據閱過四區以十分為率逃故居見在之四三其見在者老弱又居丁壯之四三其丁壯者又多是未經訓練之人大率

明旨所謂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者一言盡之為今之計若欲求其速効非有如光弼至軍而旗幟一番變色若欲責其遠功非有如抱真之在山西孳孳訓練三年而後能變弱卒為雄兵則薊兵誠未見有可以應敵之期而遠戍之兵誠未見有息肩之日也王總

督自

明旨切責以來過為疑畏誠如尊諭適承慰語深知
明公鼓舞邊臣之至意欲其展布四體以盡力於防
秋重務也馬巡撫不日相見謹致尊教但王總督相
去已遠容更託的當人轉達尊教耳伏惟台照不宣

三

薊鎮主兵舊額所以逃亡數多者大率衛所官為通
逃淵藪至於採充招募之軍只緣當時處置欠高將
東人補西軍而西人却補東軍人情不便以至於逃
順之始行即開首逃之路今至馬蘭則首逃者糜至

矣草草并附梗槩

四

前記白郎中奉一書大略言薊兵積疲之餘因循日
久必有餘練之才而又苦心勞力有必練之志而廟
堂又時時從中督勵之乃可冀於成功不然又如往
年故事也此書不知已達門下否薊兵所以多逃一
由於營官之剝削一由於衛官利逃軍與餘丁之納
錢為之淵藪不肯解補其所以不練之故一諉於牆
工歲不休歇無可練之時一諉於將官傳舍數易無
專練之人而當事者又因循而莫之處也若使衛官

不為逋逃淵藪管官不得剝削而在上之人又寬其
工役足其月廩以慰籍之則薊鎮兵額原自足克而
採集招募皆為第二義矣大虜尚未有的報也東關
已闔過六區惟一區未完也奉教有期先此起居不
宣

五

竊惟薊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譬如貨泉衛
所乃其出產而■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潛回
衛所則衛所又寔淵藪轉輸不足責之出產逋逃
不獲問之淵藪但自來邊關軍政已覺疎濶而衛所

經理尤更鹵莽一衛欠逃軍不解者往往千名以上
順之輩昨歷邊關其缺軍之數官已量行責治今還
經衛所若不稍為查理則邊上愈難勾軍矣是以到
處須稍停留蓋不敢避遲事之罪以干誤事之罪也
該鎮自替撫而下事權悉在各兵備道前時若得
勅內載却督同該道一語則事尤有統紀而易集今
竭駑鈍於其間用力煩而見効少者則以不能替同
該道故也適已西還至玉田矣途次草率奉候伏惟
台照不宣

六

竊惟薊鎮查閱一節軍數寔是多缺不敢妄謂之不
缺軍容寔是未練不堪以戰不敢妄謂之練而堪戰
若夫門下愛惜人材念邊材之尤難而代者之又難
其人矜其不及而責其後功則廟堂自有權衡而查
閱之臣只知據實以對而已至於補兵一節眼下便
要三萬五千人纔勾舊額頗費周折蓋邊關與腹裏
相持衡之勢一鎮之財與力止有此數舊額雖在積
弊寔深難以毛舉不損邊關則損腹裏損邊關以寬
腹裏是謂捨急算而就緩圖損腹裏以益邊關亦爲
空腸胃以奉肢體邊關空缺其慮在近腹裏耗竭其

慮在遠且如今年運三四萬米於遼東薊鎮州衛旣
車賃驛之費至賠贖銀六七萬兩又是抽却一番骨
髓而近來建議之臣因薊鎮兵數缺乏無可爲處乃
有改州縣爲衛所與塚民爲兵之說改州縣爲衛所
則畿甸之間頓成荒塞塚民爲兵則無故而加之重
罪以憂其子孫二者旣駭觀聽且非事體故順之之
意欲多方以圖使軍實旣可足於邊關而財力不盡
煩於薊鎮所恨才不足以稱心詞不能以達意但以
承命悉心區畫夙夜思惟技止此矣惟門下大經略
但一運掌間自當使腹與邊軍與民兩受其福也若

夫直從薊鎮根本上做得一著工夫細心緩圖如管仲范蠡之謀國幾年作內政通鹽米輕重之權與十年生聚以富邊境此則薊鎮長久之策然議者必以爲此書生極迂濶語故未敢言而轉毅通水足食之說亦稍發其端然亦頗不悖於救急之計并望賜教也其練兵事宜與夷情一節繕寫未了容更請教

荅馬巡撫書

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捕一節向嘗請教於思質公而公之論尤更明快直截僕輩亦同此意蓋與其逃而無用不若就近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旣而思之

深有未便者苦寒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猶住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以冀改編樂地乎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竊恐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便宜區處亦不敢遽有題請只將狀發與縣官而曰務須不失開誘首逃之初意亦不墮猾軍規避之私心使其由上請尊裁惟公一爲處分自當去其害而收其利也

與董後峯憲副

野人一入仕途百般悔吝禪家所謂糊孫入布袋真

可一笑也塞上風塵寒侵病骨遠憶妙夫坐享園池之樂何如何如不久亦當圖解韁脫鎖之計蓋樓築至栽花種樹布滿園中雖不能與東鄰爭勝亦與公各適其適而時相過從也興言及此已覺神馳行至居庸小价回草草附此不盡

與李

兵備

曩承問及民兵一節僕之原題雖以徵兵解銀而部之覆題則主於照舊徵兵僕別後一路思之解銀兩雖便於薊鎮而徵兵實便於山東蓋山東兵額素定此背衣食於官久矣一旦欲徵銀以解邊既於人情

不便尤恐緩急無濟且使薊鎮有銀而無兵山東出銀而缺兵則兩鎮亦皆不宜不若只照舊規遇有聲息徵兵入衛之為便也且部堂江翁司張正郎皆山東人也彼必斟酌地方利害故其為說如此不得以僕之說而廢彼之說也惟高明更恭以人情土俗之所宜而熟計之至於腹裏減存民壯則係嘉靖三十年鄢劔泉原題蓋通腹裏地方言之不指山東也便中草草附復佳章承教并謝

與劉南坦尚書

翁之病非真病也不為淨名之示疾則為壺丘之杜

德機也神光獨照真可想見一笑一笑某世網所擢
南北奔走北出塞南踰海顧執爨之役分不敢辭軍
旅未習柰何奈何回首故山可爲太息不久圖返初
服奉侍履杖當有日也園中秘訣大約略傳示以少
潤枯朽否乎

與張龍坪兵備

獲侍同途又獲侍同舟日夕奉教皆出邂逅非素所
期然公又垂念於僕而僕未之知僕亦久欲晤公而
公未之知則又不可謂非素所期也維揚班荆自此
奉晤下邳分轡自此奉別長川舉杯同於歡笑驚風

折樞同於險阨數日之間而聚散驚喜之不可常世
事大率如此達人觀之可一解頤也別後承遣使致
手書殊感相念茲過臨清使者蔣繼先王清等還附
謝伏惟垂照

與羅念菴

當路必欲以兵事相處使人不顧所不能僕亦不得
已而効支離疏之攘臂不暇自顧其所不能而強承
之徒使山洞高臥之士袖手旁觀不知如何發笑也
海上事稍閒仍欲如今春故事更約兄於饒郡或信
郡兩處孰便有使人可先寄數字當特遣人奉約知

兄亦不能已於情也非不知兄石洞之安閒而道路
跋涉亦苦但弟自入京師病脾胃立扶病往薊門兩
月間登馳絕微峭壁三數千里之途閱過鐵靴銅面
之輩十萬餘人一一欲辨其弱強腥風酸鼻驚沙煖
面歸來席未暖也又復將荷戈渡海冒驚波而鬪鬼
夷兄寧使我獨苦而不能爲我分一些苦耶并書此
以發山中人一笑當路欲用浚谷甚切行將及矣

荅王鑑川兵備

伏讀所寄澄江后峯諸君書論及鄙人罪過知公之
愛我以德而責我以禮也已而奉所寄鄙人書又知

公之愛人無已而不輕於絕人也語云人不幸不聞
過僕何幸得此於公哉某迂疎木鷲但知分在草莽
固守古人不見諸侯及今時不入公門之戒執泥不
通遂至得罪於門下若此然於公之高節行誼未嘗
不知慕于公之盡心保障未嘗不知戴也此僕之于
公心非敢相疎也公提兵出入居郡之日少矣某自
葬先人後即屏居荆溪還郡之日少矣此所以每不
相值也公枉駕垂弔在先人窀穸既畢之後公遭喪
遠歸適鄙人荆溪卧病之餘此又所以不相值也此
僕于公心非敢相疎而跡又非相避也公亦可以相

亮矣知我罪我惟公裁之僕年過五十顛毛種種一身百病待盡有期即且携家遠去尋一人跡不到之山結裹此身世間一切是非毀譽不惟不敢計亦不暇計矣樗材頑石斤削何施殊自悼也殊自笑也惟公盛年宏才行當爲時樹勳公位益高僕入山益深衰病益迫雲泥相隔負荆無日故敢一陳鄙懷異日若天假之緣得一面悟出于望外所欲請教者未敢悉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跡若相背而道則相成者矣繆公能容泄柳之閉門不貶繆公之賢文侯不責段干之踰垣益顯文侯之義兩諸侯不嫌人之慢已而

布衣不自嫌于慢人此所謂古之道所以相成也漢時大將軍尊重公卿見者皆拜黯獨揖或以誚黯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人皆謂黯能重大將軍大將軍能自重以相成也公專制一道凡屬吏鄉宦取憐乞寵奔走伺候摩肩側足于門牆而不得見者旦夕幾何人使如僕一布衣老翁奔走伺候其間辭九牛增一毛豈足加重惟以公之威望無人不趨有一不奔走伺候之老布衣是公之所以爲古人也然則僕之奔走公不足爲敬公重公而固陋自守乃所以敬公重公也公以我爲慢豈

惟不亮僕母乃異乎古之道也

奇內閣及本兵諸老書

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今別得來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論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其毒殺一賊是止于一賊而已若殺却來賊一人是全了幾個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部中題覆打來船真倭首級雖不能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亦可量增銀五七兩則人人爭奮打來船者益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與

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兵財殫弱而成法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海寇猝起事屬于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于支吾取辦一切未慮經久其大者臂指相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辨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暫時顧倩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費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于民而軍人告

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往往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也 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于振舊廢東南海備莫急于定新規此其大較也然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著救急望曲成之以幸東南其經久之策容共酌處奉聞也

與胡梅林總督

山中雲臥遙瞻棨戟不勝馳情海氛清淨東南賴以

無虞乘此閒暇恰好汲汲料理彌縫微密使百十年間海隅內外更無一罅可乘知公此時必有長算不徒所謂救頭救脚之說而已古人經綸手大率忙時閒做閒時忙做知公亦然也承示鹿門所敘勦倭本末具悉公之運籌所委拙文向已相許不敢復辭謹候大祥後也兩度承公惠茶深見氣味之同多謝多

謝

二

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比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

灘山許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為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勦為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為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于海徒為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為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興言及此祇有疚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

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灘許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勦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即星馳侍教左右為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虜情尚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卧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勦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為言者故不得不為翁言也

三

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檄盧

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鏜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
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
而已江北了賊後即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
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
初若落落難合仗公神算更觀其後何如也但隨身
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
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并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
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遺命至地方半年並未
有一題奏今欲并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
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

四

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
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真可謂不
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
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
者衝鋒則烏鏡手淑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為幸
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鎮溪兵乃至將復
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
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鏡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
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

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見弟以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擡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弟所造行營當携至杭州演之公與弟當一笑耳

五

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徵 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

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第區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乎將往閩中乎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兩日一報今將半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滄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間鏖戰也張空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為難督令

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復

六

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劫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勦意欲借麾下梁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壁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七

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蠻皮一時捉掇他不動便成悞事如何為處弟今日認真幹事督將官督有司全賴 朝廷委任新 勅書尚未見到不知齋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痢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首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

八顆乃知攻巢之難也

八

昨差人具三沙節略奉報適承委曲垂示并齎至賞功銀正應急用廟灣賊累挫之餘據巢不敢出計不走則剿矣公奏禍可速進也然無處不是公之妙略而公乃歸功于僕甚愧甚愧剛之何如太平又有此一捷更為公賀也盧總兵不復遣往北謹如尊教閣中事體以收人心為要機非公大經略不能為此言恐非弟亦不能領略此意也弟處三沙後當細承指授或更為公南中一行耳蘇松之兵全不堪陸戰誠

然誠然高混張空等兵已隨弟到此王遊擊兵已到太倉未渡海也李忱兵未見消息計此時只好到蘇州耳弟病痢數日幸而速愈更可督戰矣公勞心經畫道體又復小恙聞之深覺懸情幸公自愛勿太勞心可也布袋已領亦甚切時用弟異日還山竟作一布袋和尚可也并一笑即刻上沙督戰草甚草甚

九

昨因大汛料賊必於潮滿時放小船搶我船急促將官半夜候之港口則賊已放八隻小叭喇烏船將出港沙蒼等船皆昏睡若不先遣候使彼小船得衝上

我船則禍不可言弟與兵備船亦謹與賊對港夜間儘費力防守也進大兵只在數日間更不可緩矣但與賊畫地對壘非木城不可因造木城及收拾火藥未得便完且各枝兵未齊今諸事皆已有次第可進兵矣

十

僕所用之財皆公之財所賞之人及他用處皆稟公之命弟如牙行只是爲兩邊過財與已原無交涉若論事體只須各有司自解至軍門而軍門另發至弟處弟各項用過後與軍門算一細帳明白便了今布

政司吏必欲取僕印信收管批迴附卷則僕原非領用錢糧之官布政司只見一千兩銀子解到僕處不相照會何從勾銷也弟非是尚尋舊套子遠避嫌疑蓋事體當如此耳幸公笑而教之

十一

前有書瀆門下言浙直福祐未艾

聖明自有裁斷適得公所示何其暗合也快甚快甚尸祝食肉之說當發千古之一笑矣又過承公慰諭以爲僕欲窮討三沙餘孽智慮深遠弟當時竊量事勢賊心未饜必不肯干休勢必拚命跳上老岸以爲

宜必戰而不宜不戰宜速戰而不宜緩戰若使緩攻
遠圍決守不住今日猶是江北代江南受災人強馬
壯漸就殲夷若使一千倭子跳上老岸蘇松城下今
何如矣今將官不免失事僕亦具 奏自効然賊之
突走僕雖以此取諒于流俗亦竟以此見諒於豪傑
苟心事見諒於豪傑足矣利鈍成毀不計也弟至江
北後四五次奉書門下及走報賊情不識俱已達否
克齋辭援兵甚力渠已自移咨門下不得不為止之
況今歲餘賊不止一半殘廢之餘沿海潛踪已至廟
灣勢窮數極不殺必走只在數日間援兵亦趕不上

也公觀潮可預增我一席此時便得奉教

十二

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
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背陣血
戰今遭厄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遠
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
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謝掘港守
備王楹厚望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

十三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遍則江北又是一

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於徵調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睢曹沂各兵亦儘驍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於往歲克齋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銀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消息不知四五萬軍轉聚何處乞米兼之江北風俗素無宿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今精神只留得三分精神禦倭雖以高才處之猶恐甚難况迂庸

如僕者乎望公題奏間稍爲一接手也向所借鳥銃手蓋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尚禮一枝公所必須願且勿遣俟急更借也倘已即路則遂遣之耳聞戚繼光有禦鳥銃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銃而珍閱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真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子之時自来無撫巡到其地土人見之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却水陸路程債

可一笑也

與王芳湖中丞

正與梅林公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土兵數千自隨至閩中効麾下一隊之用且海上經略必待面請於公而後有所藉手以復命蓋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第一義誠如來教況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敢以職守所不及而忘共濟之義哉議既有定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淮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艦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僕適至崇明嚴督諸將海備江南目

下暫爾無虞後來尚未可料也即與梅林公計北援淮揚南備蘇松上陣下海皆不敢辭僕誠不自量其疎才小官僅如螳臂之當車冀盡其力之所至而已矣是以未能即走奉教南望不勝耿耿秋來定當躬賀麾下平寇此時閩與浙直妖氛掃蕩與公鶴敞華陽杯酒談笑于武夷九曲之間又是一番光景也某自南役以來涉海者凡三乃得形格勢禁之大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

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愚意方欲經營而來教適及此豈古謂所見略同者乎曾參將荷督府國士之知可勉樹奇功以酬素志見時爲道僕意努力努力蜀扇佩劍來惠過厚不敢當但扇以示九夏驅氛劍以示萬里誅妖僕非其人而雅意不敢不承也多謝多謝

與陳黃潭巡撫

僕本山人一宜歸衰殘多病二宜歸才無所用于世三宜歸三宜歸莫如僕者而乃爲公所先愧羨愧羨公東南福星東南正不可無公公不宜歸而竟抗疏

求歸况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時雖仗公餘威足了此賊然願公少駐以待事寧以終惠東南何如此不過遲公十數日山中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公甘棠深愛諒不忍遽去也至望至望來書見教具悉雅意軍旅所羈不能面候并祈台照

與朱肅菴巡按

奉別後承手教嘉惠久未及面候且謝時抱耿耿適往吳淞南望旌節殊切馳情即今海氛頗惡賊復猖獗江南江北海洋一帶盡是賊船軍志云擊蛇者先擊其首東南利害只在海中邀擊一着縱之上岸則

毒禍必如往年甚難措手矣其謹馳至吳淞催督諸將官海戰伏煩門下督責劉顯儘力把截金山陸路一帶使賊不得登岸可也黃潭公以明公同心共濟之義欲乞明公少助糧賞僭言及之事急矣非此不能鼓舞人盡死力也僕原奉勅書亦有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總督胡某計議措處便宜而行之文謹預告案下事若更急亦當於州縣量有所處也大率今日用得一錢而有功勝如賊上岸後用得百錢而無益總不免費財顧先後著何如耳惟高明自有裁度勿罪瑣瑣吳淞事稍聞即過松江面領教言也

與翁見海中丞

近得邸報見兵部覆翁疏已得旨不勝欣躍之至蓋聖明遠鑒廟堂主張信公之深而委公之專也東南真可謂有福若使公稍操動則奸賊得計東南之禍將來更不可言僕之拳拳而不能忘于懷偶深見地方利害如此非為公也病體荷公垂念更感同心平生真自笑一付賤骨頭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于躍馬先登耳箭手劉希孟等久叨廩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狼山欲度福山約公一

會或奉攀旌節一同度江共登狼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俟能戒行即當馳報

荅萬思節參政

近得書知吾友為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有未然者如書中所言益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為非而無見于自牖于巷者之為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為是而無見于匏繫果哉者之為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舵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為之助其

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頭把舵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况未至于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為我有意哉苟為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為我汲汲于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二

日夜望思節之歸冀得披寫衷曲適得來書始知到任消息悵然悵然平生心事冷暖自知自古豪傑皆是忘其身以為世界忘其身者毀譽利害一切盡忘

之謂也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
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
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
我若此也刻書事其說亦長然思節旣信吾之大者
則其細者亦可以不疑也偶答喻吳臯一書稍發此
意及諸書皆關心事特抄寄一覽但切不可示人也
論及麻陽土兵及領兵官之說領兵官嗜利無行本
是常事而蠻夷官長爲尤甚雖無功而多罪昔人所
謂簡節而踈目似亦不必窮治之也經略海防煩仔
細一看見報所差百戶欲其頻頻往來以通彼此之

信特與一火牌回往諸事儘力支持但病覺日深此
身一切付之 國家壽命亦一切付之數也

與楊朋石祠祭

朋石往京師有許多要面與劇論處僕在海上而朋
石待我於蘇州兩不相鞬竟成悵望僕往來海上辛
苦艱難頗謂備嘗心則不敢不盡而迂儒本相原非
經略手段才則竟不能強暑月鹽潮蒸熱積勞久之
吐血幾至殞生然則所謂心之不敢不盡者祇是自
損壽命之源而才之竟不可強者於地方漫無絲粟
之補似此拙人不早求閒真可自笑宜其不免於紛

紛之議也然誤爾家

恩拔擢只得又強所不能且向前擔却一條擔子待防過一番春汛庶幾陽羨山水之間可仍舊作一間散人耳人便草率布情惟亮之伯倫想日夕相議論之也

與白伯倫儀部

吾才質本迂骨相又薄非惟力不能與人爭榮進之途素心亦甚恥與人爭榮進之途天日可鑒也八官以來特以諸相知之意逡巡半年不敢求歸因求外補求外不得因而求差求輕差不得乃得重差皆非

素心所望也近承吾友及可泉見示皆言有欲以兵備相玉成之意此蓋不欲強其力之所不堪不欲乖其志之所不便可謂相體相愛之至也古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必以好官相處而後為厚哉因思去年冒暑入京內則飲食之違其常外則人事之苦其形吐瀉交作遂發脾疾臍突腹腫惡症盡見衆謂必歿微倖得生痛定思痛可為寒心若使其時奄然客死雖家人亦未必不歸怨吾友之不能保全至親也自入鄉園水土便習病雖暫愈臍突未消飲食尚減如病瘡之人寒熱有歇病根終在若仍復冒暑入

京則去年之病安知不復發于今日今廟堂既有王
成外官之意願吾友乘此機會亟為一處不拘遠近
得過暑月勉強赴官使衰病之身得保餘生皆吾友
賜之也不然徒欲使之強力以待好官縱得好官何
身受享昔人所謂非甚仇疾則不至此情切詞迫惟
吾友亮之早處而密圖之吾友平生道誼至愛骨肉
至情在此一舉此外更不敢有他望也元翁處今且
不敢通書俟得外補後當遣人奉謝也若以差上不
可轉官人復作難則巡按巡鹽審錄監兌等官差上
轉官者多矣只在吾友為我盡心而已更有一說向

時僕之跪人深非得已既免入京跪人則雲貴僉事
亦不敢辭此亦至情苦情也平生迂僻之性不能委
曲處人雖有一二相知而卒無以免于群猜衆怒是
以深自隱避不特保全病軀亦以少避入宮之妬耳
此尤不能盡言之苦情也一身之便不便既如彼人
情之宜不宜又如此吾友亦可以為吾擇處矣

二

三沙之賊千二三百人不曾擄得中國一此財帛皆
如餓虎若防守稍不嚴一登老岸禍豈可言吾自家
親到賊老巢邊滿牆倭子只隔一箭地吾與兵備兩

雙船經月在海洋中嚴督水陸將士日夜防守僅圍
得住千餘倭子在一塊沙上至于楠巢之舉則以賊
在死地我兵素怯見賊便走苗兵狼兵亦復如是是
以雖曾獲有首級二十四顆而殺傷奔走之餘士氣
益不振當別選勁兵伺隙圖之此事不知是難是易
向所示江北避難之說吾去江北時江北之賊勢已
摧敗又已捨有船隻包裹勢不擒則走矣吾之去江
北而來江南乃去易就難非去難就易也一笑一笑
平生不自量吃虧處正是欲揀難事做 朝廷原用
我做視軍情官我是看人幹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

城或蘇州今日一道文書江北督總兵明日一道文
書江南督兵備誰論得我者矢石馳驅風波漂蕩豈
是人情所樂今日惹出許多議論皆吾之好難非起
于吾之 避難也自出山以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窺
武子之愚聖人此一句議論千古少不得也至如三
沙之役尤有不得已者撫公告病候代巡公丁憂巡
江自五月交代至今未至蘇松皆缺正官江南無一
上司吾若又推脫擔子賊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賊登
老岸人却又責不得我我非守一處地方官也此等
使乖處五十歲外老人豈便智不能及此念平昔素

是愚人只幹愚人事耳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調兵無益而有損費盡江南幾萬錢糧竟不能得其一戰之用而去至于地方騷擾幾如寇至此深可以為創而不忍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歲江南旱荒數十年所無民命將益不堪奈何幸吾友千萬為生靈留念此大陰德也

三

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搖撼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搖撼不動所謂可富可貴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亂也今日在淮

揚為建牙開府只是這光景明日還常州山中衣木葉茹草根亦只是這光景人為我豪傑只這個人謂我盜跖亦只是這個人何有於我哉真不足以發達者之一笑也獨念蒙恩拔擢縱欲康濟此身亦開口不得若人言必不相容驅逐使去乃是與我一條好路不亦可乎條陳事誠見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百姓骨髓漸漸抽盡不無隱憂故言之縷縷所恨辭不能達意惟吾友議之請兵請糧事亦甚緊急不得已知吾友之為我委曲也鄙事之累吾友費心多矣道義之愛至親之情且以大家了却宇宙一番公

事不敢以言為謝吾友能亮之

與陳蘇山職方

東南視師一年自知絲髮無補連次轉官連次受賞
捫心可愧蓋深荷知己居中調護之力也條陳事自
從經歷海上審究病源知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
而民間膏髓漸抽漸盡恐生出別病故言之縷縷殊
愧詞不能達意也吾丈素先天下之憂者况身當其
事乎幸賜裁酌而節取之江北請兵請糧亦甚緊急
不得已至于狼出將領蓋部中只見其報功而不知
其為衰庸闕懦一籌莫展之人也使當春汛必大誤

事雖韓范為督帥亦當坐累况弟之庸才乎故不得
已而極言之望吾丈速為換一善戰驍將見賊身輕
的漢子蓋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
止靠陸戰也近得一重病精氣甚損以蒙

恩拔擢未敢言病奈何奈何伏枕草率裁書仰惟台
照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謝中軍至辱手書嘉惠而謝中軍又口傳雅意委曲
非道義之知則不及此淮揚重地非綿力所堪督府
要官非迂才所及過辱吹噓不虞其將不勝任以至

顛蹶也奈何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歲歲防倭民間膏髓暗裏抽盡若欲斷絕賊路則亦湯無長策一年推過一年畢竟有推不過日子公先天下之憂而憂浙西又是桑梓之邦仰仗經略使閹臣得有所藉手焉切望切望明歲江北倭患既未可料而流莩滿野深恐嘯聚生盜然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用處愧僕非其人耳然不敢不努力也適重病之餘伏枕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二

謹瀆班軍漸漸屯聚飢民漸漸餓死海寇漸漸聲息

賑荒供軍之費一無所出江北軍需正額地方所供計十六萬克齋在此上年年終已催得八九萬今無一二萬解到者某州來討預處軍餉銀三萬某縣來討預處兵餉五萬而三千五千亦無以應之事之窘急未有難于此時某自到維揚後更不得京中一信兩次差人入京兩月間亦無一人回報者誠不知所為處也素辱門下知愛敢一道之伏惟台照

與何總兵栢村

晉周子隱為副帥討氏齊萬年萬年料之曰周府君文武全材若專制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於人祇速

禍敗耳後子隱果及禍敗如萬年言公之為將於江南也不專制而受制然保全功名以還西蜀免於子隱之禍敗所得多矣西還之後兩川復有長城公亦角巾私第徘徊浣花之曲自有餘樂可知也因後峯舍親之便草率奉起居伏惟垂照不宣

與俞總兵虛江

僕迂愚人也屏廢以來機緣盡息惟寤寐海內才賢一念猶未盡泯及東南遭倭變以來備見生靈塗炭之苦日夜痛心奔告無所欲亟圖見敵愾亂之人既乃聞執事忠足以盡瘁智足以決勝則其人也心

竊慕之曾作四詩以寄嚮往之懷然嫌于無交而相瀆非山林之士所以自處之義遂不敢奉呈而心又不能已也乃託之孫兵憲先生轉達去年冬以先人行狀之故會王南江于武夷備述執事平生忠義機略之詳且知執事素垂意於鄙人亦不減於鄙人之慕執事也於是而通一書則不為無交而瀆矣梅林公今世豪傑又得執事勳力其間不徒以一時戰勝為功而相與圖百年善後之策東南更得安枕可知望也僕滿先人服後且復移家武夷作終老之計彼時或當過寧波圖一奉晤以遂夙心伏惟亮之

每欲見虛江寤寐為期前月已發家人往麾下而又
 中止竟為來書所先真謂先施之未能也今前書并
 往聊見積誠而已適誦來書推獎過厚非所敢當但
 聲氣之同則不敢辭耳僕雖未獲奉教於虛江自謂
 頗足以知虛江者竊窺虛江之立心制行與用兵方
 略蓋深有得于橫渠既見范公以後之中庸而非所
 謂橫渠未見范公以前之談兵者僕向詩中所稱儒
 術深明計轉工也數月前得讀續武經總要知虛江
 兵家授受本之河洛夫中庸無聲無臭之宗旨實圖

書五居中之遺也則中庸之旨虛江已深得之而措
 之用矣而猶歉然以為未足蓋其篤于求道之心若
 是異日相晤當盡鄙儒迂濶之說求一商確也僕少
 不自量嘗妄意于古之所謂不朽者思欲為 國家
 効毛錐之用奈何樸樛拘謏之才既不足以濟時禩
 狹野拙之性又不堪于處俗况多病蚤衰今年過五
 十短髮種種牙齒半脫槁木形骸老醜盡見武夷結
 廬將畢此生若夫為 國家出氣力擔當大任有虛
 江輩在山人可以安枕矣適病餘草草奉伏惟亮之
 與李石麓少宰

向居京師辱明公念舊僚之誼委曲垂愛臨行又辱
寵餞自南役以來奔走海上日無寧居又疏候問于
門下然鳴鏑宵歇時倚海艦望玉衡泰階諸星想玉
堂於天上則未嘗不如挹清光也東南倭患一歲一
來如燕鴻之不失其信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
暗裏抽盡明公憂先天下又是桑梓之鄉不知何以
爲計也幸教之淮揚軍旅重寄非迂儒所堪恐不勝
任以至顛蹶辱在知愛并惟垂教適重病之餘草率
裁書并惟台照

與吳筠泉宗伯

某居京師一年雖不能時候起居數奉教語至于明
公拳拳道義之愛則心獨知之南役以來跋涉海上
奔走行間又不能數通候問于門下惟有瞻望台階
時切馳慕耳東南年年禦倭茫然未有了期即使戰
而常勝主客兵糧首級之費江北江南浙江三鎮一
年丟却二百萬餘銀子民間膏髓暗暗抽盡深恐生
出別病若欲斷盡倭賊來路則又漫無長策或以爲
十年一貢自是祖宗故事貢路若通國王或有禁
戢屬夷之理今三十八年恰是日本十年貢期去年
山口豐後不宜貢而求貢既已阻回而日本國王該

依期入貢者却又不見求貢此其故皆不可曉故冒昧開此一欵以備明公之裁奪幸恕其迂愚而教之

與楊虞坡司馬

己丑同榜中多為國家宣力者其尤著者若公北門鎖鑰方溪公樞府調度弟至迂疎亦忝戎行海壖經畫每懼貽二公之羞心則不敢以不盡而才竟有所不逮也奈何奈何風便幸公出其緒餘遠賜教之薊州土兵怯弱不減江南拒險扼虜殊無足倚况傷殘之餘振起為難所賴李光弼一在軍中而旌旗變色即時轉弱為強公自有妙手耳弟嘗從事薊門夷情

軍情亦頗知之身雖在南敢忘北門根本之慮哉三衛夷情正古所謂御得其道徂詐作使御失其道徂詐作敵公自有權也風濤兵戈倥偬中因差人入京謝恩謹託陳職方轉候門下伏惟台照

二

伏惟門下簡在

帝心勲階峻秩遠道聞之深為國家慶也江北將

領絕無可靠兩番苦詞借瀆門下計已蒙垂察矣短

中之長僅有一楊縉如一寶物又奪之往浙西而掘

港泗州二守備一沿海一腹裏皆繫極緊要之官至

今尚未有補者狼山之總鹽城之叅皆全不可托不
得已止論狼山之總亦殊未見處分消息也春汛將
動近獲一二真正奸細則海賊內侵之期計亦不遠
財與將無一可恃者弟不敢自惜若江南百萬生靈
何哉昔人所謂情隘詞迫擔突門下多罪多罪伏惟
矜而恕之

荅喻吳臯中丞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
公者每于朋友間得公清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
于僕其亦然乎惟公華實兼茂資望並深當軸注心

寄以北門鎖鑰僕亦何言足重輕於公過承相推見
公謙德之至而僕甚不敢安也承示出處一節深荷
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
惜富貴為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為大
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此一畧學問漫
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
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
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
其狂愚耳不敢為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
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

候不盡欲言惟台照

其珍與王稚川少卿

某辱公道義之愛最深昨歲南來擬得一奉教於樓
霞牛首之間以新耳目之見聞而海上南北奔走更
無寧日殊再始望乃辱書惠遠及獎進過厚非所克
堪愧謝愧謝縉紳及同志皆言翰苑中惟公宏才大
略素抱經濟之長內外重寄無所不宜仍使之迴翔
於佩玉雍容間袖手以觀當世之助勦於吏治戎務
間而力不逮者然使公之深扁邃蓄正以大發於密
勿絲綸之地也某才本疎濶至于軍旅一未有聞強

所不能如支離疏之攘臂竟非本相可自笑也吾丈
過為獎進而不敢替以所不及非所望於吾丈也

與李克齋侍郎

從人回數象手教深感兄丈子文忠告之至意及為
淮揚留去後之澤也今歲淮揚災傷特異幸賴兄丈
早請發得折兌十五萬石民命稍得蘇醒但該部責
巡撫以賑濟使發倉粟及多方設法今倉粟所在空
虛又不知如何設法至于軍需一節尤更難處淮揚
軍需自來止靠丁田銀子更無別途承兄丈留下揚
州庫銀萬兩歲終已不敷止靠今歲新催丁田銀如

懸鼓待椎之不可緩然百姓方望我賑濟而我方催
并軍需國家方照分免荒而軍需必欲全徵無欠勢
如錐鑿奈何奈何不知十數萬餓人三五萬戍卒如
何打發往時淮陽救荒動發內帑二三十萬截留運
米二三十萬今僕所請銀甚少亦不知得賜准行否
也惟兄丈爲朋友計爲地方計百凡方略不吝詳悉
示教感受多矣

與章陽華中丞

姜判回領公荅教不覺感涕公去矣吾又將安歸乎
山中二三十年心事公所素悉吾豈戀戀一官者哉

亦知時世多虞後來且日艱一日庶幾竭股肱之力
以圖少有所濟而已此迂愚不自量之志也然公去
矣吾又將安歸乎恐竟當從公于三茅五湖之間耳
留允事正欲請教而手札先之僕題稿原定淮揚地
方而部覆奉

欽依亦專言江北惟江北爲便江南他處則有許多
不便者折允自腳價輕齎解部之外尚有些餘米可
算所以寧出銀七錢亦以爲利今若以江南運米充
數則餘米一粒亦無部中欲解七錢銀子反是吃虧
不若不折之爲便耳且賑飢軍餉兩事皆在燃眉而

江南運米何日可到諺語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也必
得四萬石盡在揚州截留則窮民與窮軍皆受公之
惠不淺矣若不然只可分得一萬石在淮安其揚州
必得三萬石可也千萬台照即如煮粥一節有司百
方破調不肯奉行此常事耳況欲為出格之事乎奈
何奈何

與萬兩溪少卿

適以追潰兵從瓜洲至儀真與公相望一水不能渡
江至龍潭棲霞之間相與一談笑為快潰兵始末具
之咨稿中此事若以智士處之則塞其西突之路繼

其趨海之路趨海則踪跡易泯西突則流毒著聞僕
之愚計竊不然之以為下海則罪人徜徉遠出西奔
則縱使流毒一處而罪人必不得脫是以寧自被罪
而不敢使

國家失罪人也至於不血刃而事濟則誠出徵幸耳
大率此輩不知紀律久矣往年用銃打死兵部家丁
川兵十許人者即此輩也僕雖被却一番苦楚自此
紀律有可施之地所謂顛趾出否耳承公知愛敢一
道之

第 3557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5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香
SS.118
...
...
...

趙

